

## 一世紀的愛 蚵寮國小百週年慶

百年一次的返校日：2020年10月31日星期六 回來吧！老老少少的校友們

「愛」字，拆解之：愛=爪+冫+心+爻。說明：(1)爪：抓。(2)冫：冂一、罩住。(3)心：略過。(4)爻：厶乂、慢慢行走的樣子。

一世紀以來，敬愛的師長們就是秉持著這「愛字拆解」所隱喻的意涵：用著他(她)們的大手牽(抓)著我們的小手，罩著、引領著我們那稚幼的心，諄諄教誨(牽教)著我們，陪著我們慢慢地，一步步走過懵懂的孩提時期，不是嗎？

六年的「釘杙仔」教育，師長們所賜給我們的浩瀚恩典，可謂是「無垠無涯，難以回報」啊！

蚵寮，古名「蠔寮」(蠔是俗稱，牡蠣是學名，蚵仔是臺灣用語)，先人在此養蚵並搭建草寮聚合成庄而得名。保安宮內殿高懸清朝光緒甲申年(光緒十年，西元1884年)所立匾額一方，書曰：「靈被我疆、蠔寮庄眾弟子仝立」，足以證明蚵寮的古名是蠔寮。蠔寮這地名應是於日治時期大正九年(民國九年、西元1920年)臺灣地方改制並施行地名大更改時簡化為蚵寮。

這裡，鹽鄉大地，渡鳥的天堂，我魂縈夢迴的原鄉「血跡地」。這裡，土鹹、水澀、風黏黏；這裡，饑瘠、貧乏、心酸酸；但是，居住這裡的人攏是「燒圖仔燒圖」。(說明：血跡地乃是「出生地」的意思。昔時，阿母辛苦生下我們的時候，流淌了一灘生命之血，染紅了大地，故而將出生地稱名為血跡地。)

入暮之年，入暮時分，佇立王爺港嘴；夕陽殘潮，雲蒸霞蔚，渾然入目；煙雲往事，凌雲御風，歷歷在目…。

回想起…，王爺港鹽田，全家人頂著灼灼烈日的荼毒，擰(giáh, 拿起)著鹽收仔摠(lu, 推)鹽、收鹽；阿母朔著風，雙腳用力踩踏著水車；阿爸弓著雙手，拖著沉重步伐，使勁將載鹽的「輕便車仔」，步步挪移地推向「鹽棧」…。

回想起…，急水溪口(王爺港嘴)，稀(hia, 杓)尾仔、封港仔…等棧位，寒冬子夜的河面最是冷冽；機動膠筏(排pài仔車)上，寒燈伴著全身穿著禦寒重裝，身軀微微蜷縮的阿爸、阿叔，正惦念著「一家老小，食指浩繁」，定睛看著網罟仔，等著排闥而入的鰻仔栽…。

回想起…，臺灣海峽，月黑風高，驚濤駭浪中，阿公、阿爸正逆風搖著槳，與海拚搏著；家中廚房裡，阿媽、阿母自顧自碎念著：「欲去烏影，毋去吊鼎」…。

回想起…，王爺港邊，那片海坪，北風起，南風吹，唱歌的沙丘，跳舞的濱刺麥，呼嘯的壕溝，伴著認命、韌命，顧不了腰痠背痛，埋首專心「掠蚶仔」、「摸赤嘴仔」、「耙粉礮仔」、「挖公代」、「鈎蛭仔(蛭than：竹蛭的蛭)」、「插蚵仔、收蚵仔」、「掃鐵釘螺(焗sáh煮燒酒螺)」、「下筍仔(筍kô：筓，用竹條編製的捕魚簍子)」、「弄花跳仔」、「掠土龍」、「掠蟬仔」等「掠海仔」工作的阿媽、阿爸、阿母、兄弟姊妹…。

回想起…，台灣海峽的海墘，「四月二六，海湧開目」時，罟寮前，掠虱目魚栽的「牽罟(khan-koo)仔」；以及魚汛來時，勞師動眾，僂索分魚的「牽罟」；暨海水飽流(漲潮)前，攔截魚兒的「閘箔仔」…這些不復出現的歷史畫面。(閘tsáh：攔截。箔pòh：拜拜)

用的金紙上面所裱puè上的那一層薄薄的「金箔仔」的箔，意指直豎截魚用的竹片或網子，宛如金箔仔的薄薄一片，又宛如有「魚兒在此停泊棲止」的意涵。）

回想起…，塭仔岸的閘門仔頭，寒風刺骨，冷冽的潮溝水裡，阿爸、阿兄，俯身彎著腰，手裡捧著，從溝底的爛泥巴(澆糊糜仔)裡用雙手淘洗挖上來的黏塗(有黏性的泥土)，並將之糊貼在閘門仔枋(板)跟閘門仔主體之磚塊間的細縫裡，避免塭仔水洩漏出來；當今小兒定難揣想一個手作泥巴「楔縫seh-phāng」(塞縫)的魚塭仔工作竟然是這麼的劬勞。

回想起…，頭前廟、後壁廟，十月十八、四月二六…等祭典活動的廟會現場，叔伯扛著四轎，前進後退，左衝右突…等「人神大集合、藝陣大車拼」的場面總是撼動著您我崇敬王爺的心靈；阿媽擲著三炷香，香煙裊裊迷霧中，隱約可見的是，阿媽臉龐上那一條一條的風霜皺紋…；這些神曲篇章，偶憶之，依然歷歷如昨啊！

回想起…，回想不完的「回想曲」，曲曲篇章，湧上心頭，思緒縈迴，不能自己…。

我等先民就在這片風頭水尾的礮瘠土地上，討海捕魚，養蚵曬鹽，海面拚搏；日復一日，披星戴月，胼手胝足，但求的是「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之溫飽，暨「鷓鴣巢林，不過一枝」的安身立命之地。回想起先人這些「以海為天，靠海吃海」的畫面，雖杳杳渺渺，但那典藏的印記，卻歷歷再現，儼如眼前一波波的海湧仔，湧向心頭…。

人生，不可避免的必然，應就是所謂的「命」；命，是隨緣而來的；表象上，「緣」似乎是偶然和合而成的；惟，緣應是累世累劫的造化所致的，您想快閃慢閃，都閃不掉的。您我，同庄同校，既是本命，亦是宿緣，何其殊勝啊！您我，牽親引戚，親上加親，彼此之間，殊多是宗親抑或是表親，可謂是牽來牽去，幾乎都是「家己人」啊！

蚵寮，這裡有父母「椿萱恩重」的昊天之恩，有兄弟「棣萼情深」的兄弟情，有「你兄我弟」的庄頭情，更有那「朝夕相處」的同學情…。蚵寮情，儘管藕斷還是會絲連的，儘管您我失聯，您永遠會找得出那熟悉的回鄉路。昔時，「您的家就是我的家」，一同嬉戲的「老房子」；「您的路就是我的路」，一同上學的「蚵寮路」，正等著您…。

您我，國小畢業後，士農工商，山高水深，各有高度，各有深度。不管是兼善天下，抑或是獨善其身，各有風塵。「大風起兮雲飛揚」好呢？還是「涼風習習輕拂面」好呢？難有定論！只要您，心繫著原鄉那綿綿的親情，心念著兒時那純真的同學情，歸鄉返校的路必會是平坦無礙的。回來吧！老老少少的校友們，每年，黑肚仔(黑腹燕鷗)、烏面拈栳(黑面琵鷺)這些「候鳥」們，都會不辭千里的辛勞，成群結隊飛回井仔腳、七股來度冬；思懷舊情，何不讓我們效法候鳥們，成群結隊返鄉去，且當個幾天的蚵寮「留鳥」，投入母校的懷抱，百年才有的這麼一次，可別錯過喔！中華民國109年10月31日(星期六)，母校蚵寮國小百週年慶的大典日，也就是您我久別重相逢的好日子；故鄉的老老少少、一草一木、水水土土都靜靜等待著，這個校友們回航王爺港的汛期之到來。

若說，久別是重逢的催化劑；那麼，重逢應就是感情的溶化劑。

縱使，久別相逢不相識，塵已滿面，鬢已如霜，我們就更是要再相見。

但盼，話匣子一開，讓我們一起走入時光隧道，掇拾共同的記憶碎片…。

崙此 順頌 時祺

光復後第二十三屆(民國五十七年)畢業校友 王國亮 敬撰 中華民國109年2月1日



北門公學校蚵寮分教場卒業記念  
昭和十一年(民國25年)二月

洪清取 洪清江 蔡勝 王文正 王天福 王茂竹 洪福全 洪拿 洪點  
洪嘉慶 洪天助 洪河晏 劉仙宮 王吉星 蔡寅 陳宗佳



北門公學校蚵寮分教場卒業記念  
昭和十二年(民國26年)三月

洪痛 王吉堂 郭碧章 陳清玉 洪喜 洪清油 王百川 王春泰 王戊寅  
洪傳倫 洪罕 洪國梁 洪安邦 王取利 洪三井 洪江忠